



## 千回百转心不改

□文/片 李守亭

黄河汇千流,纳百川,蜿蜒九曲,奔流万里,串起了我绵长而美好的记忆。

曾几何时,我怀着虔诚之心,迈开游历的脚步,沿着黄河,一路走来,聆听黄河历经沧桑归大海的铿锵脚步,感悟母亲河的千回百转心不改。

黄河上游的河源段是黄河水的主要来源。我虽去过青海,但无缘追溯至黄河的源头,未曾见到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壮景,也未实地走过从黄河源至青海龙羊峡的河源段,对曲折迂回、水质清澈、来水量大的这一河段没有直观印象。

从青海龙羊峡至宁夏青铜峡的峡谷段,我曾游览过部分河段。该河段穿峡而过,河道落差大,水流湍急,龙羊峡、刘家峡等多个峡谷位于此段,是黄河流域的重点水电站基地。

那年,我应邀参加宁夏媒体行活动,曾到中卫市沙坡头采风,近距离拥抱了母亲河,目睹了大河、沙漠和绿洲同框共生的奇妙场景。

在沙坡头旅游区黄河之畔,我爬上一处高高的沙丘,远眺黄河,从远处的天际线逶迤而来,在这里画出了一弯优美的弧线。黄河以北是浩瀚茫茫的腾格里沙漠,岸边却是生机勃勃的绿洲。

据解说员介绍,这里就是有名的沙坡头黄河大拐弯,是黄河在宁夏境内的独特地理景观。从空中俯瞰,黄河在沙坡头处形成了一个壮观的大拐弯,号称“黄河宁夏第一弯”。黄河在这里先由东往西,继而向北,再向东、向东北奔流而去。沙坡头因其壮观的自然景观声名鹊起,吸引了大量游客。这里的黄河与腾格里沙漠交会,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,展示了黄河与沙漠的和谐共生。

为让我们近距离感受黄河,主办方特别安排了三种形式的体验活动:首先,我们战战兢兢地走上飞架两岸的黄河3D玻璃桥。行走在索桥桥面之上,浑黄的河水裹挟着泥沙从脚下滚滚而过,河面如此之宽,河水如此之黄,水量如此之大,是远观不能感受的。在玻璃桥上,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河水,我们脚穿鞋套,小心翼翼地挪动双腿,轻轻踩在绘有黄河河水、峡谷3D彩画的玻璃上,生怕一不小心踩碎了,人掉进黄河可就“洗不清”了。

然后,我们又体验了一把刺激惊险的黄河飞索。这里被誉为“天下黄河第一索”,只身通过滑索从空中横跨黄河,低头可以看见宽阔的河面,感受河水在脚下流动,耳畔呼生风之际,顿生“飞黄腾达”之感。

最后,我们乘坐快艇飞驰黄河之上,更近距离地感受黄河的脉动。河面之上,点点羊皮筏子在慢悠悠地随波逐流,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。极目远眺,蓝天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洲、金沙、黄河,色彩斑斓,绘成一幅灵动的水彩画。悠然与急速,古老与现代,在黄河之上交融辉映,合奏出一曲现代“黄河大合唱”。

在沙坡头,我看到了唐代诗人王维的雕像和镌于石碑上的千古名句,却无缘一睹

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现实诗境。

那天傍晚,余晖洒在中卫黄河官畔的那片杨林中,把树下的草皮映照得绿意更浓。黄河官远观像一个蓝色的水滴,里面则是包罗万象的黄河历史博物馆,全方位展示了黄河的前世今生。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,一个展馆可以看清黄河的今昔。我们饶有兴趣地参观完,出口处就是黄河,河面分外开阔壮观,波光粼粼的河水在夕阳中闪着金光,跳动着欢快地向前奔流。听讲解员说,每年春季黄河水头到来之际,中卫都会举行盛大的黄河祭祀仪式,人们向黄河祈福、禳祸、佑民,几千年沿袭至今,代代相传。

接下来,我们来到吴忠青铜峡市黄河大峡谷旅游区。这里是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,素有“黄河小三峡”之称。南有都江堰,北有青铜峡。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结束了宁夏两千多年来无坝引水的历史。

最早知道黄河上的青铜峡,是在小学课本里。一进景区,书本石雕映入眼帘,上面的“认识青铜峡从小学课本开始”和摘自1976年版小学教科书的《水力发电站》节选等内容,把我的思绪瞬间拉回到童年时代。在宁夏水利博览馆了解宁夏引黄灌溉及青铜峡水利枢纽概况后,我们乘船游览黄河大峡谷。河面因峡谷的地势时宽时窄,河面宽时水流平缓,坐在船上平稳舒适;河面忽然变窄,明显感觉水流加速,船也起伏不定。因峡谷而生急流,因急流而生电能,这就是在上游建设青铜峡等水电站的原因吧。两岸茂密的芦苇,摇曳的芦花,连绵的群山,头顶上透亮的蓝天白云,船下浩浩的黄河之水,此情此景,难以忘怀。

每次在黄河上坐船,我感觉像是投进了母亲的怀抱,既亲切、踏实,又温暖、惬意。那黄色河水荡起的一条条波纹,不就是母亲辛劳一生在黄皮肤上堆垒的一道道皱纹吗?那源源不断向灌区输送的黄河水,不就是母亲滋養众生的乳汁吗?

大禹文化园是黄河大峡谷的又一重要节点。在这里,我们追思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,感受祖先的治水智慧。

2023年,我随团从山东寿光远赴新疆进行“逐绿中国”全媒体调研采风,途经宁夏,又到中卫,准备在这里休整一晚,次日继续西行。刚下高速,驶入迎宾大道,前面就是中卫黄河大桥。夕阳西下,桥面上车水马龙,桥下是浩浩荡荡的河水,在暮霭中泛着深沉的黄光,自西向东奔流不息。黄河北岸,华灯初上,星星点点,隐约可见城市的万家灯火。

接下来,我们在甘肃酒泉玉门市停留一晚。来到玉门,自然而然想起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诗: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次日清晨,玉泽湖畔,我们的车队再次驶上铁人大道,在金秋的微风中继续西行,不觉已“度”玉门关。在国家加强东西协作的时代背景下,一批批蔬菜技术员走出“菜乡”,如春风般西出玉门,将蔬菜种植技术无私传授给甘肃和新疆等地农民。

(本文作者为高级编辑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

1937年济南沟杨家防凌排



□肖端良

埽坝是险工的主体建筑。其结构开始多以秸、柳等软料与绳缆、土料、木桩等盘结而成秸埽。秸埽的优点是应急取材、见效快,缺点是体轻易浮、不耐久、易腐烂。俗语说:“一年修,二年成,三年就得补窟窿。”清末至民国时期,伴随着治河技术的不断改进,秸埽逐渐向砖石筑坝发展。

位于黄河济南段下游左岸的济阳,因境内无山可采石,旧时在构筑黄河险工时多以秸埽为主。1934年,山东河务局拟修培黄河南北大堤,分三年完成。此次培修计划,就包括黄河济阳段大堤。当时,济阳大堤高度一般在4米左右,堤顶宽度达5—6米,仍相当矮薄。拍摄于1937年的一张历史照片,将济阳沟杨家险工编柳护岸的场景定格下来。所谓编柳护岸,即沿堤定距树桩或植柳椽,再用鲜活柳枝编织成篱,篱建成后压土而成,可防风浪冲刷。以这种秸埽为主体的埽坝俗称柳埽坝或柳条坝。照片显示,由于石料不足,当时的沟杨家险工为石坝、柳埽坝混搭而成,柳埽坝之下,有乱石护沿。

沟杨家今称沟杨村,该村原位于大清河西岸,因村南有一东西大沟,沟水流入大清河,故称沟头阳村。后因杨姓居多,又演变为沟杨村。清咸丰五年(1855)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后,沟杨家一夜间变成地处黄河西岸。光绪二十年(1894),由于对岸淄沟(村名)险工受冲击,将溜势挑至北岸而出险,形成沟杨(家)险工。该险工当时只有三段秸埽,均为长坝基。后来,坝段逐年增加,坝号增至数十个,最初的柳埽坝也逐渐向石坝过渡。如光绪三十年(1904)将8号、9号柳埽坝改为乱石护沿,将13号、14号柳埽坝改为砖石护沿。1919年,回河举人王村卢永祥(时任淞沪护军使)出资在沟杨家续修五段石坝(今17、19、21、23、25号坝)。至1922年,该险工溜势仍忽而上提忽而下延,每年的防汛除险令岸边百姓深受其累。

济阳境内黄河封河日期一般处于1月上旬至3月初。民国时期,每年冬季的防凌汛任务也很重。治黄以来,济阳防凌排险方式以打冰撒土、爆破冰凌为主,当地群众还采用扎防凌排方式进行防凌。所谓扎防凌排,即为防止凌汛期河冰撞毁堤岸,将木桩横竖结合并固定在险工坝前。1937年老照片显示,当年济阳沟杨家正是用扎防凌排这种“土办法”来应对凌汛的。据了解,伴随着险工埽坝改为坚固而抗冲击的石坝,1954年后,扎防凌排的土办法成为历史。

(本文选自济南市档案馆编《照片里的黄河故事》一书)



主办单位:  
山东黄河河务局  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
承办单位:  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  
征文投稿邮箱:[qlwbfnjzg@qq.com](mailto:qlwbfnjzg@qq.com)